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史部·大唐西域记

(下)

李 雯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耽摩栗底国·····	员
羯罗拿苏伐刺那国·····	圆
乌荼国·····	缘
恭御陀国·····	苑
从羯陵伽到秣罗矩吒等七国·····	愿
羯陵伽国·····	愿
侨萨罗国·····	员
案达罗国·····	愿
驮那羯磔迦国·····	员
珠利耶国·····	缘
达罗毗荼国·····	苑
秣罗矩吒国·····	愿
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·····	獯
僧伽罗国·····	獯
恭建那补罗国、摩诃刺佗国和跋祿羯·····	源
恭建那补罗国·····	源
摩诃刺佗国·····	缘
跋祿羯占婆国·····	缘
从磨腊婆到伐刺拿等十九国·····	缘
摩腊婆国·····	缘
阿吒厘国·····	远
契吒国·····	远

伐腊毗国	远圃
阿难陀补罗国	远源
苏刺佗国	远缘
瞿折罗国	远远
邬嬾衍那国	远苑
掷枳陀国	远愿
摩醯湿伐罗补罗国	远愿
信度国	苑圃
茂罗三部卢国	苑穰
钵伐多国	苑源
阿点婆翅罗国	苑缘
狼揭罗国	苑苑
波刺斯等国	苑愿
臂多势罗国	愿圃
阿□荼国	愿圃
伐刺拿国	愿源
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	愿远
漕矩吒国和弗栗特萨佻那国	愿远
漕矩吒国	愿远
弗栗特萨佻那国	愿愿
睹货逻国故地	愿员
安□罗缚国和阔悉	愿员
活摇国	愿穰
瞿健、阿利尼、曷逻胡、迄栗瑟摩、钵利曷等五国	愿缘
□四摩	愿苑
钵钵创那、淫薄健屈浪拿等三国	愿愿

达摩悉铁帝、尸弃尼商弥等三国	员源
波谜罗川与羯盘陀等五国	员远
波谜罗川.....	员远
羯盘陀国	员愿
乌铎国.....	员源
佉沙国	员苑
斫句迦国.....	员愿
瞿萨旦那国.....	员园
大流沙及以东行路.....	员愿

耽摩栗底国

耽摩栗底国，周千四五百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余里。滨近海陲，土地卑湿。稼穡时播，花果茂盛。气序温暑，风俗躁烈。人性刚勇，邪正兼信。伽蓝十余年，僧众千余人。天祠五十余所，异道杂居。国滨海隅，水陆交会，奇珍异宝，多聚此国，故其国人大抵殷富。城侧窳堵波，无忧王所建也。其傍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。

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，至羯罗拿苏伐剌那国。（东印度境。）

【译文】

耽摩栗底国，方圆一千四五百里。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十多里。濒临海边，土地低下而潮湿。庄稼按时播种，花果茂盛。气候温热，民风急躁刚烈。居民性格刚强勇敢，同时信仰外道、佛教。境内有寺院十多所，僧侣一千多人。此外，尚有天祠五十多所，诸派外道信徒杂乱相居，由于国境滨临大海，水路、陆路交通纵横，各地珍奇宝物，大多聚在该国，所以国民通常都很富足。城旁有一佛塔，乃无忧王所建。塔旁则有过去四佛打坐及散步的遗迹。

从该国向西北行走七百余里，抵达羯罗拿苏伐剌那国。

羯罗拿苏伐刺那国

羯罗拿苏伐刺那国，周四千四五百里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。居人殷盛，家室富饶。土地卑湿，稼穡时播，众花滋茂，珍果繁植。气序调畅，风俗淳和。好尚学艺，邪正兼信，伽蓝十余所，僧徒二千余人，习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五十余所，异道实多。别有三伽蓝，不食乳酪，遵提婆达多遗训也。

大城侧有络多末知僧伽蓝，（唐言赤泥。）庭宇显敞，台阁崇峻。国中高才达学、聪明有闻者，咸集其中，警诫相成，琢磨道德。初，此国未信佛法时，南印度有一外道，腹钜铜镢，首戴明炬，杖策高步，来入此城，振击论鼓，求欲论义。或人问曰：“首腹何异？”曰：“吾学艺多能，恐腹拆裂，悲诸愚暗，所以持照。”时经旬日，人无问者，询访髻彦，莫有其人。王曰合境之内，岂无明哲？客难不酬，为国深耻。宜更营求，访诸幽隐。”或曰：“大林中有异人，其自称曰沙门，强学是务，今屡居幽寂，久矣于兹，非夫体法合德，何能若此者乎？”王闻之，躬往请焉。沙门对曰：“我，南印度人也，客游止此，学业庸浅，恐黜所闻。敢承来旨，不复固辞。论议无负，请建伽蓝，招集僧徒，光赞佛法。”王曰：“敬闻，不敢忘德。”沙门受请，往赴论场。外道于是诵其宗致，三万余言，其义远，其文博，包含名相，网罗视听，沙门一闻究览，词义无谬，以数百言，辩而释之，因问宗致。外道辞穷理屈，杜口不酬。既折其名，负耻而退。王深敬德，建此伽蓝，自时厥后，方弘法教。

伽蓝侧不远有窣堵波，无忧王所建也，在昔如来于此七

日说法开导。其侧精舍，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。有数窳堵波，并是如来说经法之处，无忧王之所建也。

从此西南行七百余里，至乌荼国。（东印度境。）

【译文】

羯罗拿苏伐剌那国，方圆四千四五百里。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千多里，境内居民众多，家庭富裕。土地低下而潮湿，庄稼适时播种，各种鲜花茂盛，珍奇果木繁荣，气候温和舒畅。民俗淳朴而和顺，爱好学业和技艺，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。国内寺院十多所，僧侣二千多人，修习研学小乘正量部法。此外尚有天祠五十多所，外道信徒很多。另有三所寺院，僧人不吃乳酪，这是遵奉提婆达多留下来的训诫。

大城旁边有所络多末和僧寺院，（唐语谓“赤泥”）庭院屋宇宽敞，楼台亭阁高大挺拔。国内才识卓越、学问渊博、聪明机智、见识广博的人都集中在这里，互相督促告诫，研习佛学道理，探讨修道之德。当初，该国尚未信奉佛教时，南印度有个外道教徒，肚子箍着铜片，头上顶着火炬，手执拐杖昂着阔步走入都城，敲打认鼓，意图与人辩论教义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的头部和腹部，为何如此奇特？”外道回答说：“我多才多艺，恐怕肚皮被胀裂；哀叹世人的愚昧黑暗，所以拿火炬来照明。”过了十天，没有人能向他质疑，寻访国内饱学杰出之士，也无人能与他抗衡。国王说：“全国之内，难道没贤明圣哲之人？面对外国人的责难，却不能应答，这是一个国家极大耻辱。”有人报告说：“大森林中有位奇异的人，他自称是沙门，一心钻研佛学，现在隐居于幽深、寂静之处，已经在那里居住很久了。如果他不能按照佛法行事，遵奉佛家道义，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？”国

王听了，就亲自前去请这位异人。沙门对国王说：“我是南印度人，游历到了这里，学识浅薄而平庸，恐怕不象你听到的那样。如今尊奉你的诏旨，不敢再作推辞。如果我这次辩论获胜，请大王建所寺院，招集僧人，广为弘扬佛法。”国王回答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，不敢忘记你的大德。”沙门接受邀请，前往论场。外道于是提出他的论题主旨，共三万多句，含义深远，文辞广博，蕴藏名词概念，包含所见所闻。沙门听了一遍，就对其主旨一览无余，词义理解毫无差错，仅以数百句话，就进行了答辩和释疑并对外道论辩的宗旨提出反问，外道理屈词穷，一句也回答不出。名声受到挫折，面带耻辱退了下去。国王非常敬慕沙门的德行，就建了这座寺院，从此以后，开始弘扬佛法。

寺院旁边不远有一佛塔，乃无忧王所建。当初，如来曾在这里讲解佛法，开导众生，历时七日，塔旁有座精舍，有过去四介打坐和散步的遗迹。另外尚有数座佛塔，也都是如来说法讲经的地方，皆为无忧王所建。

从这里向南行走七百多里，抵达乌荼国。（在印度境内）

乌荼国

乌荼国，周七千余里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。土地膏腴，谷稼茂盛，凡诸果实，颇大诸国，异草名花，难以称述。气序温暑，风俗犷烈。人貌魁梧，容色黧黧。言辞风调，异中印度。好学不倦，多信佛法，伽蓝百余所，僧徒万余人，并皆习学大乘法教。天祠五十所，异道杂居。诸窣堵波凡十余所，并是如来说法之处，无忧王之所建也。

国西南境大山中，有补涩波祇厘僧伽蓝，其石窣堵波极多灵异，或至斋日，时烛光明。故诸净信，远近咸会，持妙花盖，竞修供养。承露盘下，覆钵势下，以花盖筓，置之便住，若磁石之吸针也。此西北山伽蓝中有窣堵波，所异同前。此二窣堵波者，神鬼所建，灵奇若斯。

国东南境临大海滨，有折利咄罗城，（唐言发行。）周二十余里，入海商人，远方旅客，往来中止之路也。其城坚峻，多诸奇宝。城外鳞次有五伽蓝，台阁崇高，尊像工丽。南去僧伽罗国二万余里，静夜遥望，见彼国佛牙窣堵波上宝珠光明，离离然如明炬之悬烛也。

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余里，至恭御陀国。（东印度境。）

【译文】

乌荼国，方圆七千多里。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，土地肥沃，庄稼茂盛，各类果实，都大于其它各国，珍异的草木，名贵的花卉，难以说出它们的名称。气候温热，民俗粗犷、暴烈。居民体形魁梧，肤色棕黑。语言音调，与中印度不同，居民爱好学业，孜孜不倦，大多崇信佛法。境内有

寺院百余所，僧徒一万多人，都研习、修学大乘佛教。此外，尚有天祠五十所，诸外道信徒混杂居住，并有佛塔十余所，皆是如来宣扬佛法的地方，是无忧王所建。

本国西南边境的大山中，有一所补涩波祇厘寺院，寺内的石塔颇有灵验，在斋日期间，经常发出光芒。因此之故，远近信徒都云聚于此，手持鲜花伞盖，竞相遵奉供养。在塔的承露盘下面，覆钵状体上面若放上花盖柄，便能象磁石吸住铁针一样，被粘在上面。在这西北方山头上有一寺院，寺内的佛塔灵异之事与此相同，这两座佛塔，都是神鬼建造，因而如此灵异。

该国东南部濒临大海滨之处，有座折利咄罗城，（唐语谓“发行”）方圆二十多里，是入海商人、远方旅客往来休息的必经之地。城墙坚固险峻，城内有许多珍奇珠宝。城外依次有五所寺院，寺内楼台亭阁高大，佛像工巧秀丽。此城南距僧伽罗国两万多里，寂静的夜晚远望北方，可以看见僧伽罗国佛牙塔上宝珠所发的光芒，整整齐齐如火炬高悬在空中，照耀远方。

从这里向西南，在大森林中穿行一千二百多里，抵达恭御陀国（在东印度境内）。

恭御陀国

恭御陀国，周千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，滨近海隅，山阜隐嶙，土地垫湿，稼穡时播。气序温暑，风俗勇烈，其形伟，其貌黑。粗有礼义，不甚欺诈。至于文字，同中印度，语言风调，颇有异焉。崇敬外道，不信佛法。天祠百余所，异道万余人。国境之内，数十小城，接山岭，据海交，城既坚峻，兵又敢勇，威雄邻境，遂无强敌。国临海滨，多有奇宝，螺贝珠玑，斯为货用。出大青象，超乘致远。

从此西南八大荒野，深林巨大，干霄蔽日，行千四五百里，至羯陵（力甑反）伽国。南印度境。

【译文】

恭御陀国，方圆一千多里。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。临近海滨。山峦起伏，土地低下潮湿，庄稼适时播种。气候温热，民俗勇敢而躁烈。居民形体高大，面貌呈黑色。略知礼义，不太欺骗、狡诈。至于文字，与中印度相同，而语言音调，却有很大不同。境内居民崇奉外道，不遵信佛法。有天祠一百多所，异道信徒共一万多人。国境之内，分布着数十座小城，皆邻接山岭，据守海道，城池坚固而险峻，军队又勇敢凶猛，军威雄于邻国，没有强大的对手。本国临近海滨，有许多奇异珍宝，海螺、贝壳、珍珠，这些都作为货币使用。出产大青象，善于载重及远距离跋涉。

从此地向西南进入大荒野，森林茂密，树木高大，遮天蔽日，在其中行走一千四五百里，抵达羯陵伽国（在南印度境内）。

从羯_𑖀伽到秣罗矩吒等七国

羯_𑖀伽国

羯_𑖀伽国，周五千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。稼穡时播，花果具繁，林藪联绵，动数百里。出青野象，邻国所奇。气序暑热，风俗躁暴，情多狷犷，志存信义。言语轻捷，音调质正，词旨风则，颇与中印度异焉。少信正法，多遵外道，伽蓝十余所，僧徒五百余人，习学大乘上座部法。天祠百余所，异道甚众，多是尼乾之徒也。

羯_𑖀伽国在昔之时，氓俗殷盛，肩摩毂击，举袂成帷。有五通仙栖岩养素，人或凌触，退失神通，以恶咒术残害国人，少长无遗，贤愚俱丧。人烟断绝，多历年所，颇渐迁居，犹未充实，故今此国人户尚小。

城南不远有窳堵波，高百余尺，无忧王之所建也。傍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。

国境北陲，大山岭上有石窳堵波，高百余尺，是劫初时人寿无量岁，有独觉于此入寂灭焉。

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余里，至侨萨罗国。中印度境。

【译文】

羯_𑖀伽国，方圆五千多里。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。农作物适时播种，花卉果木丰富繁多，树木森林连绵不断，常有数百里。当地出产青野象，邻国视之为珍奇动物。气候酷热，民风急躁暴烈，性格峭直粗犷，颇重信义。语言轻快敏捷，音调纯正，词语的含义及语法规范，与中印度有

很大差异。居民很少信奉佛法，大多数遵奉外道。境内有寺院十多所，僧徒五百多人，研习、修学大乘上座部法。此外，尚有天祠一百多所，诸外道人数众多，其中多数是耆那教徒。

羯陵伽国在过去时居民众多，市里人肩相摩擦，车轮互撞击，举起衣袖，便能连成帐幕。有个五通仙人，栖息在山岩之间，修身养性，有人凌辱冒犯了他，以致使其丧失了神通。仙人即施恶咒，残害国民，无论老幼皆无幸免，不管贤愚，全部遇害。此地人烟断绝，多年以后，才有外人逐渐迁居过来，人数并不太多，所以直至今天，该国居民数目仍然很少。

该城向南不远有一佛塔，高达一百多尺，乃无忧王所建。塔旁有过去四佛打坐及休息的遗迹。

本国北部边陲，在大山岭上有石塔，高一百多尺，这是劫初人寿无量岁时，辟支佛涅槃的地点。

从这里向西北，在山林中行走八百多里，抵达侨萨罗国（在中印度境内）。

侨萨罗国

侨萨罗国，周六千余里，山岭周境，林藪连接。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。土壤膏腴，地利滋盛。邑里相望，人户殷实。其形伟，其色黑，风俗刚猛，人性勇烈。邪正兼信，学艺高明。王，刹帝利也。崇敬佛教，仁慈深远。伽蓝百余所，僧徒减万人，并皆习学大乘法教。天祠七十余所，异道杂居。

城南不远有故伽蓝，傍有窳堵波，无忧王之所建也。昔者，如来曾于此外现大神通，摧伏外道。后龙猛菩萨止此伽蓝，时此国王号娑多婆诃，（唐言引正。）珍敬龙猛，周卫门庐。时提婆菩萨自执师子国来求论议，谓门者曰：“幸为通谒。”时门者遂为入白。龙猛雅知其名，盛满钵水，命弟子曰：“汝持是水，示彼提婆。”婆见水，默而投针。弟子持钵，怀疑而返。龙猛曰：“彼何辞乎？”对曰：“默无所说，但投针于水而已。”龙猛曰：“智矣哉，若人也！知几其人，察微亚圣，盛德若此，宜速命入。”对曰：“何谓也？无言妙辩，其在是欤？”曰：“夫水也者，随器方圆，逐物清浊，弥满无间，澄湛莫测。满而示之，比我学之智周也，彼乃投针，遂究其极。此非常人，宜速而召。”而龙猛风范懔然肃物，言谈者皆伏抑首。提婆素挹风徽，久希请益，方欲受业，先骋机神，雅惧威严，升堂僻坐，为玄永日，辞义清高。龙猛曰：“后学冠世，妙辩光前，我惟衰髦，遇斯俊彦，诚乃写瓶有寄，传灯不绝，法教弘扬，伊人是赖。幸能前席，雅谈玄奥。”提婆闻命，心独自负，将开义府，先游辩囿，提振辞端，仰视质义。忽睹威颜，忘言杜口，避坐引

责，遂请受业。龙猛曰：“复坐，今将授子至真妙理，法王诚教。”提婆五体投地，一心归命，曰：“而今而后，敢闻命矣。”

龙猛菩萨善闲药术，餐饵养生，寿年数百，志貌不衰，引正王既得妙药，寿亦数百。王有稚子，谓其母曰：“如我何时得嗣王位？”母曰：“以今观之，未有期也。父王年寿已数百岁，子孙老终者盖益多矣，斯皆龙猛福力所加，药术所致。菩萨寂灭，王必殒落。夫龙猛菩萨智慧弘远，慈悲深厚，周给群有，身命若遗。汝宜往彼，试从乞头，若遂此志，当果所愿。”王子恭承母命，来至伽蓝，门者惊惧，故得入焉。时龙猛菩萨方赞诵经行，忽见王子，伫而谓曰：“今夕何夕，降趾僧坊，若畏若惧，疾驱来至！”对曰：“我承慈母余论，语及行舍之士，以为含生宝命，经语格言，未有轻舍报身，施诸求欲。我慈母曰：“不然。十方善逝，三世如来，在昔发心，逮乎证果。勤求佛道，修习戒忍。或投身饲兽，或割肌救鸽，月光王施婆罗门头，慈力王饮饿药叉血，诸若此类，尤难备举，求之先觉，何代无人。今龙猛菩萨笃斯高志，我有所求，人头为用，招募累岁，未之有舍。欲行暴劫杀，则罪累尤多，虐害无辜，秽德彰显。唯菩萨修习圣道，远期佛果，慈沾有识，惠及无边，轻身若浮，视身如朽，不违本愿，垂允所求！”龙猛曰：“俞，诚哉是言也！我求佛圣果，我学佛能舍，是身如响，是身如泡，流转四生，往来六趣，宿契弘誓，不违物欲。然王子：有一不可者，其将若何？我身既终，汝父亦丧，顾斯为意，谁能济之？”龙猛徘徊顾视，以干茅叶自吻其颈，若利剑断割，身首异处。王子见已，惊奔而去。门者上白，具陈始末，王闻

哀感，果亦命终。

国西南三百余里至跋逻末罗耆厘山，（唐言黑蜂。）岌然特起，峰岩峭险，既无崖谷，宛如全石。引正王为龙猛菩萨凿此山中，建立伽蓝。去山十数里，凿开孔道，当其山下，仰凿疏石，其中则长廊步檐，崇台重阁，阁有五层，层有四院，并建精舍，各铸金像，量等佛身，妙穷工思，自余庄严，唯饰金宝。从山高峰，临注飞泉，周流重阁，交带廊庑。疏寮外穴，明烛中宇。初，引正王建此伽蓝也，人力疲竭，府库空虚，功犹未半，心甚忧戚。龙猛谓曰：大王何故若有忧色？”王曰：“辄运大心，敢树胜福，期之永固，待至慈氏，功绩未成，财用已竭，每怀此怅，坐而待旦。”龙猛曰：“勿忧。崇福胜善，其利不穷，有光弘愿，无忧不济。今日还宫，当极欢乐，后晨出游，历览山野，已而至此，平议营建。”王既受诲，奉以周旋。龙猛菩萨以神妙药，滴诸大石，并变为金。王游见金，心口相贺，回驾至龙猛所曰：“今日畋游，神鬼所惑，山林之中，时见金聚。”龙猛曰：“非鬼惑也。至诚所感，故有此金，宜时取用，济成胜业。”遂以营建，功毕有余。于是五层之中，各铸四大金像，余尚盈积，充诸帑藏。招集千僧，居中礼诵。龙猛菩萨以番迦佛所宣教法，及诸菩萨所演述论，鸠集部别，藏在其中。故上第一层惟置佛像及诸经论，下第五层居止净人、资产、什物，中间三层僧徒所舍。闻诸先，志曰：引正营建已毕，计工人所食盐价，用九拘胝（拘胝者，唐言亿。）金钱。其后僧徒忿诤，就王平议。时诸净人更相谓曰：“僧徒诤起，言议相乖，凶人伺隙，毁坏伽蓝。”于是重关反拒，以摈僧徒。自尔以来，无复僧众。远矚山岩，莫知门径。时

引善医方者入中疔疾，蒙面入出，不识其路。

从此大林中南行九百余里，至案达罗国。（南印度境。）

【译文】

桥萨罗国，方圆六千多里，境内山脉环绕，树林连绵不断。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四十多里。土壤肥沃，物产丰富。城乡密布，居民众多而富足。形体高大，肤色棕黑。民风刚直勇猛，性格勇敢而躁烈。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，学业、技艺杰出。国王是刹帝利种姓。崇奉敬拜佛教，心地仁慈，惠及四方。境内有寺院一百多所，僧徒将近一万人，都修习、研学大乘法教。此外，尚有天祠七十多所，诸派外道信徒错杂居住。

都城南部不远有一旧寺院，旁边有座佛塔，乃无忧王所建。昔日，如来曾在这里显现神通，折服外道信徒。此后，龙猛菩萨居住在这所寺院，当时的该国国王名叫娑多婆诃，（唐语谓“引正”）推崇敬仰龙猛，派兵护卫佛寺。这时提婆菩萨从执师子国前来，欲与龙猛辩论法理；就对守门人说：“希望你为我通报一下。”守门人进去告诉龙猛。龙猛向来知道提菩的名望，就盛满一钵水，吩咐弟子：“你持这钵水，出示给提婆看。”提婆看见水，并未说话，只是将一根针投入水中。弟子拿着水钵，满腹狐疑地走回来。龙猛问：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弟子回禀说：“提婆未发一言，只是将针投入到水中罢了。”龙猛说：“此人真是聪明啊！预知事物到了这种地步，明察细微简直与圣人一般，德行如此宏大，应赶快请他进来。”弟子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开口就能巧妙应对，难道就是这种方式吗？”龙猛解释说：“水这种物质，依照器物的方圆而改变形状，随着物体的清